弢園文錄外編

自序

自中外通商以來天下之事繁變極矣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一切奇技瓌巧皆足以鑿破天機斵創元氣而洩造化陰陽之秘其閒鬥智鬥力情僞相感而利害生交際相乘而得失生強弱相形而凌侮生誠詐相接而悔吝生四十餘年中所以駕馭之者竊謂未得其道也草野小民獨居深念慨然憂之時以所見達之於日報事後每自幸其所言之輒驗未嘗不咨嗟太息而重爲反復以言之無奈言之者諄諄而聽之者藐藐也今春忽患風痺幾於手足拘攣杜門卻埽習靜養痾因取歷年來存稿稍加釐次授諸手民自愧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必爲有識之士所齒冷惟念宣尼有云辭達而已知文章所貴在乎紀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

在而一如我懷之所欲吐斯卽佳文至其工拙抑末也鄙人作文總秉斯旨往往下筆不能自休若於古文辭之門徑則茫然未有所知敢謝不敏曰外編者因其中多言洋務不欲入於集中也光緒九年夏四月浴佛前二日天南遯叟王韜序於香海

弢園文錄外編卷一

長洲　王韜　子潛甫

原道

天下之道一而已矣夫豈有二哉道者人人所以立命人外無道道外無人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蓋以倫聖而非以聖聖也於以可見道不外乎人倫苟舍人倫以言道皆其歧趨而異途者也不得謂之正道也是以儒之爲言析之則爲需人言人不可以須臾離者也我國所奉者孔子儒教之宗也道不自孔子始而孔子其明道者也今天下教亦多術矣儒之外有道變乎儒者也有釋叛乎儒者也推而廣之則有挑筋教景教祆教回教希臘教天主教耶穌教紛然角立各自爲門戶而互爭如水火耶穌教則近乎儒者也天主教則近

乎佛者也自餘參儒佛而雜出者也顧沿其流猶必溯其源窮其端猶必覔其委則吾得而決之曰天下之道其始也由同而異其終也由異而同儒者本無所謂教遂而在上窮而在下需不能出此範圍其名之曰教者他教之徒從而强名之者也我中國以政統教蓋皇古之帝王皆聖人而在天子之位貴有常尊天下習而安之自西南洋而外無不以教相雄長泰西諸國皆以教統政蓋獉狉之氣倦而思有所歸嚮識之士以義理服之遂足以綏靖多方而羣類賴以生長功德所及勢亦歸焉泰西立國之始所以皆有一教以統之者也天下之人陸阻於山水限於海各自爲教而各爭其是其間有盛有衰有興有滅與人事世運互爲消長如道教一變流爲異端佛教流入中國而微挑筋教景教祆教今竝無聞

焉回教雖徧於天下而其衰亦甚矣近惟天主耶穌兩教與儒教屹然鼎峙天主教中所有瞻禮科儀煉獄懺悔以及禁嫁娶茹葷無以異乎緇流衲子此殆不及耶穌教所持之正也今日歐洲諸國日臻強盛智慧之士造火輪舟車以通同洲異洲諸國東西兩半球足跡幾無不徧窮髮異民幾無不至合一之機將兆於此夫民既由分而合則道亦將由異而同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道不能即通則先假器以通之火輪舟車皆所以載道而行者也東方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蓋人心之所向即天理之所示必有人焉融會貫通而使之同故泰西諸國今日所挾以凌侮我中國者皆後世聖人有作所取以混同萬國之法物也此其理中庸之聖人早已燭照而券操

之其言曰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而即繼之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之謂大同

原學

中國天下之宗邦也不獨為文字之始祖即禮樂制度天算器藝無不由中國而流傳及外當堯之世羲和昆仲已能制器測天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而兄弟四人分置於東西南朔獨於西曰昧谷者蓋在極西之地而無所紀限也當時疇人子弟豈無授其學於彼土之人者故今借根方猶稱為東來法乃歐洲人必曰東來者是指印度而非言震旦也不知印度正從震旦得來歐人之律歷格致大半得自印度而印度則正授自中原即以樂器言之七音之循環迭變還相為

宮而歐人所製風琴其管短長合度正與中國古樂器無殊他如行軍之樂鐃吹之歌中國向固有之至今失傳耳當周之衰魯國伶官俱懷高蹈而少師陽襄則遠入於海安知古器古音不自此而西乎他若祖冲之能造千里船不因風水施機自運楊么之輪舟鼓輪激水其行如飛此非歐洲火輪戰艦之濫觴乎指南車法則創自姬元公以送越裳氏之歸霹靂礮則已見於宋虞允文采石之戰固在乎法朗機之先電氣則由試琥珀法而出者也時辰鐘則明楊州人所自行製造者也此外測天儀器何一非由璿璣玉衡而來哉即以文學言之倉頡造字前於唐虞其時歐洲草昧猶未開也即其所稱聲名文物之邦如猶太如希臘如埃及如巴比倫如羅馬所造之字至今尚存文學之士必以此爲階梯所謂臘

頂文希利尼文也然中國之字六書之義咸備西國之字僅得其一偏諧聲之外惟象形而已埃及字體散漫其殆古所稱雲書而雲名者歟猶太史書紀載獨詳上下約略五千年未必能先於中國也觀其轉徙所至總不越乎亞阿兩洲之間而文學彬彬稱爲泰西之幽岐鄒魯顧得其所譯之書觀之其精理微言邈於中國遠甚惟祭祀儀文髣髴相似其他同者或亦由東至西漸被而然者也中國爲西土文教之先聲不因此而益信哉

原人

嘗讀羲經之言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上下而知禮義之所措大學一篇首言治國平天下而必

本之於修身齊家此蓋以身作則實有見夫平治之端必自齊家始欲家之齊則婦惟一夫夫惟一婦所謂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天之道一陰而一陽人之道一男而一女故詩始關雎易首乾坤皆先於男女夫婦之間再三致意焉自後世媵御之制興而自天子以至於士正嫡而外無不有陪貳爵位愈崇妾媵愈衆天子則有三宮九嬪二十一御妻八十一元士鄭康成又創以當夕之說謂此百有餘人一月之間必使循環一周然則上古帝王其縱欲以娛情殆若此歟殊不可信也要之書經秦火以後已無完簡漢儒綴緝於叢殘煨燼之中參以己意如曲臺記等要即出於漢儒之手無疑降至後世後宮佳麗至於數千阿房之建羊車之游極慾窮奢不可致詰而庶人之擁多貲享厚奉者粉白黛綠列屋而閒

居妒寵負恃爭妍取憐嗚呼以此觀之幾等婦女爲玩好之物其於天地生人男女並重之說不大相剌謬哉是以歷代以來多有女禍之禍桀以妹喜亡紂以妲己喪幽以褒姒殞吳以西施沼漢成帝以飛燕戕其身陳後主以麗華覆其宗唐之高宗以武氏絕其傳元宗以玉環蹙其國其獘愈甚其禍愈亟正后嫡室至於貶斥而不悔此皆由乎家之不齊而天下國家之所以不平不治也說者以爲天尊地卑地道無成故夫爲妻綱而女下乎男雖有六宮嬪御奔走滿前而乾綱獨斷者一人而已又何傷乎昔者堯帝釐降二女於溈汭蓋以二女事舜而觀其內也舜父頑母嚚弟傲而舜胥化之是父子兄弟之倫已可見矣若使二女同居志不相得則夫婦一倫尙有所歉而於齊家之道猶爲未備此乃堯特以是

試舜耳且舜於娥皇女英之外又有癸比三妃並侍覲若固有誠使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妾媵雖多又何足慮由國而家何莫不然說者又謂中國風俗異於泰西況泰西上古如以色列亞伯拉罕大闢皆有數妻近今美國中如靡沙朱色邪其婦人多喜爲夫納妾是則泰西亦有古今不同者未可以一例論也竊以爲凡此諸說皆不必論而教化之原必自一夫一婦始所謂理之正情之至也試觀鄉里小民男耕女織夫倡於前婦隨於後歲時伏臘互相慰藉雖歷辛勤而不怨推之於一夫一婦者亦無不然室中既有二婦則夫之愛憎必有所偏而婦之心亦遂有今昔之異怨咨交作訕謪旋與大家世族多有因此而不和者門庭乖戾必自此始一家既如此一國可知矣論者雖譏泰西諸國於夫婦一倫爲

獨厚而其家室雍容閨房和睦實有可取者因而知一夫一婦實天之經也地之義也無論貧富恐當如是或謂納妾以冀生育繼宗祧此甚不得已之事何不可行不知納妾以求子不如行善以延嗣之爲速也易於二女同居之卦取象於睽睽者離也一男而有二女其不至於離心離德者幾希矣故欲齊家治國平天下則先自一夫一婦始

原才

天下非無人才患在取才之法未善用才之志不專又患在上之人不能灼知眞才其所謂忠者不忠其所謂賢者不賢而於是天下之賢才隱矣夫賢才者國家之元氣也賢才在上則國治賢才在下則國亂至於雖有賢才而無如之何則國亦隨之以亡賢才之繫於國家不甚重哉乃世之當軸者

其所爲收羅人才之道則曰我不用之略示以羈縻則將北走胡南走越矣嗚呼此以天下之人才而概以張元吳昊目之也如此則人才豈爲之用夫所謂天下之賢才者往往難進而易退用之則臨身以進不用則奉身以退且用之不得其正與用之而不盡其才則甯老死巖穴已耳故賢才之於世猶威鳳祥麟景星慶雲天之生賢才亦若甚鄭重以出之豈有賢才之自待反敢自菲薄乎哉士有懷才不遇而不能見用於世者往往慷慨悲歌牢騷抑鬱促其天年而致殞其生楚屈原之懷石自沉賈長沙之賦鵩自悼皆是也千載而下憑弔人才者猶爲之欷歔累歎而不置嗚呼此非長國家之咎歟夫天地生才而國家非惟不能用又從而摧殘屈抑之以自斲其元氣國家何由而盛歟今國家取士三年而登

之賢嘗升之大廷稱之曰進士重之曰翰林以爲天下人才在是矣不知所試者時文耳非內聖外王之學也非治國經野之道也非强兵富民之略也率天下之人才而出於無用者正坐此耳乃累數百年而不悟若以爲天下之人才非此莫由進身其謬亦甚矣敗壞人才斲喪人才使天下無眞才以至人才不能古若無不由此每一念之未嘗不痛哭流涕而長太息者也然則用才當如何曰凡有拔擢人才之責者當隨時隨地以留心有才堪大任者有才可小受者有才能勝艱鉅者有才克遠到而能宏濟於艱難者一一誌之而弗忘恐收之於夾袋中因才器使各當其任其有才不能招致者則屈節以求之弓旌之召纁帛之加雖窮巷蔀屋而亦至焉如是天下亦安有遺才哉夫上以眞才求則下以眞才應

其有飾貌矯情鬻奇炫異以惑天下之耳目以亂天下之聰明者自不敢至前矣世有眞才亦有僞才僞才之與眞才猶碔砆之於寶玉魚目之於珍珠久之而後知而不能猝辨也試之而後見而不能空說也爲上者若不能兢兢致權乎此但震於其外之應對捷給言論縱橫自以爲能仔肩天下之重而負一時之望則未有不誤及蒼生禍流赤緊者如王安石之於宋是也是以治世而人才盛都俞吁咈於堂陛之間拜手颺言於朝廷之上上盡用之而弗遺也亂世而人才亦盛或躬耕於隴畝之中或誦讀於草野之內上雖弗之用而衡門泌水固有以自樂其天也若人才而處亡國之際不憚捐軀絕脰毀家滅身以求挽旣去之天心而扶已衰之大局決不肯策名新室拜爵興朝有甯蹈東海以死而已由此觀

之人才何負於國家哉其有一不見用卽生獻上之心怨咨謗訕致形諸言語而見之篇章此其才則秉天地之戾氣而生者也不得謂之眞才夫所謂眞才者與國家同休戚共患難者也國家培養人才數百年至此乃食其報用與不用一也

原士

余嘗聞何君鏡海之言曰天下之治亂係於士與農之多寡農多則治士多則亂非士之能亂天下托於士者衆則附於仕者亦衆而游惰者且齒甘乘肥三代下之國家所以有岌岌之勢矣五行百產不能給生人之用生齒繁則殺戮相仍此天道之當然也耽於逸極於欲鬥於巧百族萬類元氣剝喪而傾折殀札隨之此人事之自然也大難初平百物凋敝

人安耕鑿而無競無求極盛之時文治昌明而詐偽日生殺機潛匿此又歷代之盛衰相爲倚伏者也漢舉孝弟力田與策賢良並重此其制猶近於古後世以文取士以資爲郎以級紀功皆以黠民御樸民耳雖欲治其可得哉嗚呼何君之言其卽余欲以簡治天下之意也返樸還醇正在今日夫今之所謂士者皆有士之名而無士之實者也其實民而已矣安得竊名爲士哉今國家之於士也取之太多簡之太驟人人皆可爲士數年間一邑之稱士者已至數十百人按其中皆貿然無知者居多由是士習日壞士風不振而士遂爲人之所輕因而嘆天下之無士嗚呼豈通論哉譬如采珠於淵采玉於山取既竭則以泥沙代之人見泥沙幷咎珠玉爲無用而士遂無以自見其長爲今計者當廢時文而以實學略

如漢家取士之法於考試之外則行鄉舉里選尙行而不尙才則士皆以氣節自奮矣至以考試取士亦當減其額遠其期與其多取而賢不肖之皆多毋甯寡取而賢不肖之皆少且士旣少則下知貴而爲上者教養皆有實用學中廩餼書院膏火養數百人不足者養數十人而有餘於是士不爲非而廉耻懋焉且士旣不爲時文其心思智慧咸磨礪以成有用之學何至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長間以錢穀不知問以兵刑不知出門茫然一舉步即不識南北東西之向背哉或曰有明之以時文取士蓋欲其廢書不觀使之囿於一隅之中而莫能出其範圍往往有髫齡就學皓首無成而士之受其愚者不少矣嗚呼此徒以功名富貴鼓舞其心志雖有奇材異能非是莫由進身其愚黔首之心實無異乎祖龍之一

炬也乃後世仍復因循不改明知其無用而絕不思爲之變計豈以在廷諸公皆由時文以進身一若舍是並無良法歟夫書取其足以記姓名而已宣聖有言曰辭達而已矣是卽文字尙不必求其甚工況於無用之時文卽曰時文所以代聖賢立言顧聖賢之前言往訓昭然具在固在乎身體力行又何煩乎口爲摹擬作優孟之衣冠夫學時文不成則竟成廢人耳設以學時文之精神才力專注於器藝學術卽不能出而獻諸大廷而終有一技之長一材之擅足以終身用之而有餘者故時文不廢人才不生必去時文尙實學乃足以見天下之眞才或又曰時文中何嘗無人才本朝之功烈彪炳才德彰聞者何一不由科第中來卽今時曾李左三相國亦以時文爲進身之階是安見時文之足以害人才也不知

此卽吾向之所謂非時文之能出眞才乃眞才之不囿於時文耳吾請一言以蔽之曰今日之徒能時文而囂然自足者皆不得謂之士此乃民之賓而竊士之名者也況乎今日之士卽異日之官巍然身爲民上者也時文中果有治民之譜歟昔者取士之途寬而用士之法嚴今者取士之途隘而用士之法濫乳臭之子朝登科第而夕握印綬矣不必試而後用也而烏得不病國而殃民故時文不廢天下不治吾今請開數科以取士卽以其虛言而徵之以實效取之寬則人才皆入吾夾袋之中而自無或遺用之嚴則自不得以空文徼倖於一時士習旣端而民俗亦厚將見尙氣節懲靡心敦品行而無實之士自轉而歸於農工商賈以各遂其生今日風俗之弊在好諛而嗜利欲反其弊莫若閉言利之門而開諫

諍之路故停捐納所以伸士氣獎直言所以堅士節如是而官方有不澄仕途有不肅不足以揚郅治之休而臻於漢代文景之隆者未之聞也

變法上

泰西人士嘗閱中國史籍以為五千年來未之或變也夫中國亦何嘗不變哉巢燧羲軒開闢草昧則為創制之天下唐虞繼統號曰中天則為文明之天下三代以來至秦而一變漢唐以來至今日而又一變西人動譏儒者墨守孔子之道而不變不知孔子而處於今日亦不得不一變蓋孔子固聖之時者也觀其答顏子之問為邦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於三代之典章制度斟酌得中惟求不悖於古以宜乎今而已於答子夏之問則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孔子蓋言其常也而非言其變也言其常則一王繼治有革有因勢不能盡廢前代之制而不用言其變則未及數百年而祖龍崛起封建廢而爲郡縣焚詩書坑儒士樂壞禮崩法律蕩然亦孔子之所未及料者也漢承秦弊不能盡改自是以後去三代漸遠三代之法不能行於今日如其泥古以爲治此孔子所謂生今之世而反古之道者也由此觀之中國何嘗不變哉即歐洲諸國之爲治亦由漸而變初何嘗一蹴而幾自矜速化歟銅龍沙漏璿璣玉衡中國已有之於唐虞之世鐘表之法亦由中國往貿法借根方得自印度火器之製宋時已有如金人之守汴元人之攻襄陽何嘗不恃炮火其由中國傳入可知也其他如火輪舟車其興不過數十年

間而已而即欲因是笑我中國之不能善變毋乃未嘗自行揆度也歟吾知中國不及百年必且盡用泰西之法而駕乎其上蓋同一舟也帆船與輪船遲速異焉矣同一車也駕馬與鼓輪遠近殊焉矣同一軍械也弓矢刀矛之與火器勝敗分焉矣同一火器也舊法與新製收效各別焉矣同一工作也人工與機器難易各判焉矣無其法則不思變通有其器則必能倣效西人即不從而指導之華人亦自必竭其心思材力以專注乎此雖然此皆器也而非道也不得謂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夫孔之道人道也人類不盡其道不變三綱五倫生人之初已具能盡乎人之分所當爲乃可無憾聖賢之學需自此基舍是而言死後誰得而知之亦誰得而見之況西國所謂死後獲福者其修亦必務於生前然則仍是儒者

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說耳故吾向者曾謂數百年之後道必大同蓋天既合地球之南朔東西而歸於一天亦必化天下諸教之異同而歸於一源我中國既盡用泰西之所長以至取士授官亦必不泥成法蓋至此時不得不變古以通今者勢也而今則猶未也今如有人必欲盡廢古來之制作以遂其一時之紛更言之於大廷廣衆之中當必以其人非喪心病狂决不至是嗚呼世人皆明於既往而昧於將來惟深思遠慮之士乃能默揣而得之天心變於上則人事變於下天開泰西諸國之人心而畀之以聰明智慧器藝技巧百出不窮航海東來聚之於一中國之中此固古今之創事天地之變局諸國既恃其長自遠而至挾其所有以傲我之所無日從而張其炫耀肆其欺凌相軋以相傾則我又烏能不

思變計哉是則導我以不容不變者天心也迫我以不得不變者人事也如石之轉圜於崇岡未及墜地猶謂其難而不知其一落千仞也況今者我國已自設局廠製造鎗砲建置舟船一切悉以西法從事招商局旣建輪船遍及各處而洋務人員帆加優擢臺灣福州已小試電氣通標之法北方擬開煤鐵諸礦所未行者輪車鐵路耳則或尚有所待也此皆一變之機也惟所惜者僅襲皮毛而卽囂然自以爲足又皆因循苟且粉飾雍容終不能一旦驟臻於自強不知天時有寒暑而不能驟更火炭有冷暖而不能立異則變亦非一時之所能也要之在人而已矣盡人事以聽天心則請決之以百年

變法中

易曰窮則變變則通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變者也上古之天下一變而爲中古中古之天下一變而爲三代自祖龍崛起兼併宇內廢封建而爲郡縣焚書坑儒三代之禮樂典章制度蕩焉泯焉無一存焉三代之天下至此而又一變自漢以來各代遞嬗征誅禪讓各有其局雖疆域漸廣而登王會列屏藩者不過東南洋諸島國而已此外無聞焉自明季利瑪竇入中國始知有東西兩半球而海外諸國有若棋布星羅至今日而泰西大小各國無不通和立約叩關而求互市舉海外數十國悉聚於一中國之中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幾於六合爲一國四海爲一家秦漢以來之天下至此而又一變嗚呼至今日而欲辦天下事必自歐洲始以歐洲諸大國爲富強之綱領制作之樞紐舍此無以師其長而成一變之

道中西同有舟而彼則以輪船中西同有車而彼則以火車中西同有驛遞而彼則以電音中西同有火器而彼之鎗炮獨精中西同有備禦而彼之炮臺水雷獨擅其勝中西同有陸兵水師而彼之兵法獨長其他則彼之所考察爲我之所未知彼之所講求爲我之所不及如是者直不可以僂指數設我中國至此時而不一變安能埒於歐洲諸大國而與之比權量力也哉然而一變之道難矣以今日中國之所有彼悍然不顧者皆視以爲不屑者也其言曰我用我法以治天下自有聖人之道在不知道貫乎因時制宜而已即使孔子而生乎今日其斷不拘泥古昔而不爲變通有可知也今觀中國之所長者無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飾也貪罔也虛憍也喜貢諛而惡直言好貨財而彼此交征利其有深

思遠慮矯然出衆者則必擯不見用苟以一變之說進其不諱然逐之者幾希蓋進言者必美其詞曰中國人才之衆也土地之廣也甲兵之強也財力之富也法度之美也非西國之所能望其項背也嗚呼是皆然矣特彼知人才之衆而不知所以養其人才以為我用知土地之廣而不知所以治其土地以為我益知甲兵之強而不知練其甲兵以為我威知財力之富而不知所以豁其財力開源節流以出諸無窮而用之不匱知法度之美而不知率公守法行之維力不至視作具文凡此皆其蔽也故至今日而言治非一變不為功變之之道奈何其一曰取士之法宜變也帖括一道至今日而所趨益下庸腐惡劣不可嚮邇乃猶以之取士曰制科歲取數千百貿然無知之人而號之曰士將來委之以治民民其

治乎故我曰取士之法不變則人才終不出其一曰練兵之法宜變也今之陸營水師其著於籍者有名而無實當事者以兵不足恃又從而募勇能聚而不能散今天津駐防之兵至十萬雖足以拱衛神京翼保畿輔以壯聲威而遏覬覦而他處海防均須整頓綠旗滿營水師戰艦皆當易器械更船舶使之壁壘一新而不得仍以戈矛弓矢從事苟仍其舊而不早爲之計是謂以不教民戰無殊驅之就死地也故我曰兵法不變則兵不能强其一曰學校之虛文宜變也今所設教諭訓導小邑一人大邑兩人虛糜廩粟並無所事且其人類皆闒冗無能龍鍾寡耻不足爲士之表率書院山長祇取聲譽以所薦之榮辱爲去留而每月所課不過奉行故事而已是朝廷有養士之名而無養士之實也是反不若漢時所

立國子監天下士子猶得讀書於其中也其一曰律例之繁文宜變也昔高祖入關其與民約不過曰法三章耳近世之吏上下其手律例愈密而愈紊不過供其舞文弄法已耳拘牽文義厥弊日滋動曰成例雖違舊法當守而一切之事都爲其所束縛馳驟矣是朝廷有行法之名而無奉法之實也是不如減條教省號令開誠布公而與民相見以天也凡是四者皆宜亟變者也四者旣變然後以西法參用乎其間而其最要者移風易俗之權操之自上而與民漸漬於無形轉移於不覺蓋其變也由本以及末由內以及外由大以及小而非徒恃乎西法也

變法下

治天下者當立其本而不徒騖乎末當根乎內而不徒恢

張於外嘗規於大而不徒馳騖乎小蓋天下氣運之開以時而變而天下情事之繁亦以時而異試以西法一端言之今與昔異而中外之情亦已閱時而不同昔者惟在崇尚西法立富強之本以為收效即在目前即泰西人士亦並以為西學振興正在今日以中國之大而師西國之長集思廣益其後嘗未可限量泰西各國固誰得而頡頏之今沿海各直省皆設有專局製鎗炮造舟艦遴選幼童出洋肄業自其外觀之非不龐洪彪炳然惜其尚襲皮毛有其名而鮮其實也福州前時所製輪船悉西國古法耳不值識者之一噱他處所造機捩轉動之妙不能不賴乎西人之指授而竊其意則已囂然自足輒以為心思智慧足與西人匹或且過之而有餘矣夫鎗炮則在施放之巧舟艦則在駕駛之能行陣之器固

不可不利而所以用利器者則在人也今公使簡矣領事設矣皇華之選絡繹於道或恐有儀秦其人逞游說以恣簧鼓而徒以口舌得官者更恐有夤緣攀附奔競鑽營而得附於其間者所謂才者未必才所謂能者未必能徒碌碌因人成事而已故今日我國之急務其先在治民其次在治兵而總其綱領則在儲材誠以有形之傚傚固不如無形之鼓舞也局廠之鑪錘固不如人心之機器也朝廷設官西土要宜鄭重其始一切當以正途人員苟流品太雜恐褻國體其有掣肘之處則先以西人副之爲之披榛闢莽至若通商口岸所有中外交涉案牘往來文移宜彙輯成書頒示遐邇其後更譯以西文一旦有事當局者可援別案以爲折辯之地而此中亦有所主持此亦講求洋務之一道也總之凡事必當實

事求是開誠布公可者立行不可行者始終毅然不搖夫天下事從末有尙虛文而收實效者翻然一變宜在今日若夫治民必由牧令始治兵必由團練始牧令之賢否則先在慎簡督撫甄別才能考察勤惰才者不次遷擢不才者立予罷黜此固督撫之事也至於治兵則難言之矣宜先改營規易軍制汰兵額異器械必如李光弼之臨陣壁壘一新而後可然論者必譏其更張蒙則謂今日練兵若不以西法從事則火艦火器亦徒虛設耳不獨水師當變即陸軍亦當變也不獨綠營當變即旗丁滿兵亦當變也且也長江水師與洋海水師不同我國須於長江水師之外專設海軍然後內可以防姦外可以禦侮儲材之道宜於制科之外別設專科以通達政體者爲先曉暢機務者爲次即以制科言之二場之經

題宜以實學三塲之策題宜以時務與首塲並重庶幾明體達用本末兼賅此寓變通於轉移之中實以漸挽其風氣而裁成鼓勵之四五科之後乃幷時文而廢之則論者不難其驟革矣肄習水師武備國家宜另設學校教之以司砲駕舟布陣製器俾其各有專長習之於平日用之於臨時其遺發至泰西者尤不可專在一國以示兼收而並效以上宜力求整頓勿作具文民心既固兵力既强而後所有西法乃可次第舉行今日簡公使設領事歲糜朝廷數十萬金議者或論其太驟或惜其徒費不知中外隔閡非此不能消息相通末始無裨於大局特不在其事而在其人也此則由乎上善爲之用耳焜耀敦槃折衝樽俎必有郭嵩燾毛遂其人者出焉衛命中朝宣威異域必有班定遠傅介子其人者出焉或者以

爲西法不足恃何以西人用之足以雄長歐洲爭衡天下不知泰西諸邦國小而民聚其民心齊而志固同仇敵愾素蓄於中在其國內各事其事各業其業雍雍然其氣靜謐而專壹故國易以治夫豈徒恃乎器藝技巧繁術小慧遂足以收效也哉

重民上

天下之治以民爲先所謂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也今中國之民生齒日繁幾不下三千餘兆誠使善爲維持而聯絡之實可無敵於天下說者謂民數之衆至今日而極盛向來所未有也至自古迄今歷代戶口盛衰之數固可得而言焉當夏禹治水後民口一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周公攝政時民口一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周

莊王十三年民口九百萬四千人秦始皇併六國後民口千餘萬人漢平帝元始二年戶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十二口五千九百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人後漢光武中元二年民戶四百二十七萬一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人後漢桓帝永壽二年民戶二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人晉武帝太康元年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隋煬帝大業五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唐元宗開元二十八年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十四萬三千六百九宋徽宗宣和四年民戶二千零八十八萬二千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民戶一千三百十九萬六千元世祖至

元二十七年民戶一千三百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十一明孝宗弘治十四年民口五千三百二十八萬二千戶我朝　大清龍興順治元年民戶二千七百二十四萬一千乾隆時戶口一萬五千萬人乾隆四十二年二萬萬人道光末年二萬六千萬人咸豐閒雖經赭寇之亂而十餘年來休養生息版籍未減至今約略計之可得戶口三萬萬泰西諸邦安能及其什一哉而泰西之民內則禦侮外則宣威越數萬里而至中國率意逞臆而行莫敢誰何與華民一有齟齬則問罪者至矣至我民之傭販外洋者外洋之人待之如犬馬刲之如羊豕之貨如牲畜其誰敢代之一問者卽朝廷遣公使設領事亦賴西船爲護送恃西人爲先導有如水母目蝦夫許鄭乘楚車春秋書之謂之

失位始事如此宜其見輕於西人也西國兵民不分額兵用以出戰民兵用以守國有事之秋亦調守兵出境故其國雖小而兵數輒皆百餘萬英人嘗謂其國無敵國外患者已千餘年矣蓋衆志之如城大可用也然則西國民寡而如此中國民衆而如彼豈眞所謂雖多亦奚以爲者歟是蓋在不善自用其民也善用其民者首有以作民之氣次有以結民之心其氣可靜而不可動敵愾同仇忠義奮發勇於公戰而怯於私鬥其心可存而不可亡在城守城在野守野雖至援絶矢窮終不敢貳顧就中國之民而論之其剛柔强弱亦復不同北方風氣多剛勁南方民情多脆弱蓋大川廣谷異性民生其間者異俗惟有以教訓而漸摩之自無不可用也總之上有以信夫民民有以愛夫上上下之交旣無隔閡則君民

之情自相浹洽今夫富國强兵之本繫於民而已矣驅天下之游民廢民惰民莠民而盡歸於農則天下自無曠土而安有不富者哉此外商出於遠工勤於市各操其業各盡其分開礦築路行輪車設機器均與民共其利而代爲之經營是則上既有餘而下無不足使天下各邑各鎮各鄉均爲民兵而行團練守望相助春秋無事教之以坐作進退步伐止齊猝有變故入而保衛子弟之衛父兄猶手足之捍頭目又使平日閒與兵相習則兵自衛民而不敢欺如是兵民皆有實效而安有不强此所謂維持而聯絡之也

重民中

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亂失民心而已民心之得失在爲上者使之耳民心既得雖危而亦安民心既失雖

盛而亦蹶欲得民心是在有以維持而聯絡之我朝　聖聖
相承務崇寬厚　列祖列宗深仁厚澤浹於寰區故民間義
憤時起於崇朝愛戴聿深乎萬代然而豬寇所至列城奔潰
無殊猛虎之驅羣羊天津戕殺教民之變激於勇而嗇於禍
徒貽君父之憂而從未有挺身以赴義者此何故歟則所以
維持而聯絡之道未得也古者官有世族族大人衆與國同
休戚共患難世族皆有甲士足以入衞公家春秋之時國富
而兵強率恃乎此康叔之封於衞也分以殷民七族唐叔之
封於晉也分以殷民六族卽如鄭之商人與鄭同出自周世
有盟誓此皆所謂強宗豪族足以輔國而立邦者也其在民
間亦多聚族而居大者數萬人小者數千人行守望相助之
法猝有內憂外患足以聯結聲勢藉爲捍衞自後世宗法不

講散處郡邑雖行團練而其心不一然如閩粤兩省村落中往往一姓爲一鄉大凌小强欺弱衆暴寡械鬥恐由此起此在有司不善約束之耳而至事變之秋未嘗不收其用平日治民之要在撫字以結其心勇敢以作其氣忠孝節義以厲其心志輕徭薄賦以養其身家務使安其居樂其業可靜而不可動而忠君愛國之心自油然生於其中今朝廷賑恤之恩蠲免之惠半侵蝕於胥吏之手有名而鮮實謄黄遍貼聖訓煌煌民間率以具文視之而已平時皆有輕視官長之心臨事亦安得收指臂之效即如安置旗民之法亦竊以爲未盡善也聚之於會垣給之以餉糈使之無事而食安坐以嬉有如圈牢之養物二百餘年來生聚日多勢必不給且人勞則善心生逸則淫心起恃勢凌人借端詐物遇事生釁無

所不至民視之如寇讐粵寇舉亂擾江浙幾於聚而殲旃婦女孩稚不遷噍類此正可爲前車之鑒竊以爲不如分布於各鄉士農工商使之各執其業而各食其食講行古者宗法以强宗維弱宗小宗附大宗各相爲輔新疆西藏則裂土以分封王子佐以强家富室略如蒙古四十八旗成法而不必聚之於京師誠如是也自足爲省會之屏藩神都之翊衛治民之大者在上下之交不至於隔閡此外首有以厚其生次有以恒其業汰浮士裁冗兵去游民使盡驅而歸之於農以闢曠土墾荒地給以牛種犂鋤居以蓬寮時課其勤惰而遞歲分收其所入若開掘煤鐵五金諸礦皆許民間自立公司視其所出繁旺與否計分徵抽而不使官吏得掣其肘又如製造機器興築鐵路建置大小輪船其利皆公之於民要

令富民出其貲貧民殫其力利益溥沾賢愚同晉朝廷有大興作大政治亦必先期告民是則古者與民共治天下之意也嗚呼勿以民爲弱民蓋至弱而不可犯也勿以民爲賤民蓋至賤而不可虐也勿以民爲愚民蓋至愚而不可欺也夫能與民同其利者民必與上同其害與民共其樂者民必與上共其憂夫以我中國幅幀之廣生齒之繁甲於天下以視歐洲諸國其大小多寡豈可同日而語即如英國屹然三島耳其地不足當中國數省其民不足當中國二大省而民心團結有若長城遂足恃之以無恐我中國誠能收民心爲己助其何向而不利可使制梃以撻堅甲利兵而有餘矣如是而強鄰尙敢行其窺伺敵國尙敢肆其憑凌逞其非分之干請而要以無禮之誅求者吾弗信也

重民下

泰西之立國有三一曰君主之國一曰民主之國一曰君民共主之國如俄如奧如普如土等則爲君主之國其稱尊號曰恩伯臘即中國之所謂帝也如法如瑞如美等則爲民主之國其稱尊號曰伯理璽天德即中國之所謂統領也如英如意如西如葡如嗹等則爲君民共主之國其稱尊號曰京即中國之所謂王也顧雖稱帝稱王稱統領而其大小強弱尊卑則不係於是惟其國政令有所不同而已一人主治於上而百執事萬姓奔走於下令出而必行言出而莫違此君主也國家有事下之議院衆以爲可行則行不可則止統領但總其大成而已此民主也朝廷有兵刑禮樂賞罰諸大政必集衆於上下議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

能行也必君民意見相同而後可頒之於遠近此君民共主也論者謂君爲主則必堯舜之君在上而後可久安長治民爲主則法制多紛更心志難專壹究其極不無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隱得以上達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猶有中國三代以上之遺意焉三代以上君與民近而世治三代以下君與民日遠而治道遂不古若至於尊君卑臣則自秦制始於是堂廉高深輿情隔閡民之視君如仰天然九閽之遠誰得而叩之雖疾痛慘怛不得而知也雖哀號呼籲不得而聞也災歉頻仍賑施詔下或蠲免租稅或撥帑撫恤官府徒視爲具文吏胥又從而侵蝕其得以實惠均沾者十不逮一天高聽遠果孰得而告之即使一二臺諫風聞言事而各省督撫或狥情袒庇廻護模棱卒至含糊了事而已君

既端拱於朝尊無二上而趨承之百執事出而蒞民亦無不尊輙自以爲朝廷之命官爾曹當奉令承教一或不遵即可置之死地爾其奈我何惟知耗民財殫民力敲膏吸髓無所不至饕餮既飽飛而颺去其能實心爲民者無有也夫設官本以治民今則徒以殃民不知立官以衞民徒知剝民以奉官其能心乎爲民而使之各得其所各順其情者千百中或一二而已嗚呼彼不知民雖至卑而不可犯也民雖至愚而不可誑也善爲治者貴在求民之隱達民之情民以爲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不可者不必强察其痌瘝而煦其疾痛民之與官有如子弟之於父兄則境無不治矣古者里有塾黨有庠鄉有校讀法懸書月必一舉苟有不洽於民情者民皆得而言之上無私政則下無私議以是親民之官其爲政不敢

大拂乎民心誠恐一爲衆人所不許卽不能保其身家是雖三代以下而猶有古風焉書有之曰民惟邦本本固邦甯若得君主於上而民主於下則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親矣內可以無亂外可以無侮而國本有若苞桑磐石焉由此而擴充之富强之效亦無不基於此矣泰西諸國以英爲巨擘而英國政治之美實爲泰西諸國所聞風向慕則以君民上下互相聯絡之效也夫堯舜爲君尙賴有禹臯陶益稷契爲助而天下乃治今合一國之人心以共爲治則是非曲直之公昭然無所蒙蔽其措施安有不善者哉竊以爲治國之道此則猶近於古也

治中

我國今日之急務在治中馭外而已治中不外乎變法自强

馭外不外乎簡公使設領事洞達洋務宣揚國威而已彝所謂變法者在滬設局廠鑄鎗礮造舟艦遣發幼童出洋肄習西國語言文字器藝學術而已不知此數者非不可行而行之當無徒襲其皮毛既有鎗礮則當求施放之巧既有舟艦則當求駕駛之能而鎗礮之命中及遠舟艦之鞏堅神速新法迭出精益求精此則尚未能也所知者不過向日成規而已且皆有西匠爲之指揮一旦離之自造則并所謂皮毛者尙覺其艱遣發幼童出洋當不專於一國且與其多遣俊秀不如並遣工匠工匠時少而效速此外要當變者一曰水師宜立專局訓習技能二曰陸營宜改營制汰軍額簡丁壯厚餉糈三曰戰船宜易帆舶爲風輪火瑄四曰器械宜易弓矢刀矛以火器而總不外乎以西法練兵沿海各省督撫宜簡

選熟稔洋務人員駐劄通商各處遇有中外交涉之事所有往來文牘歲中彙輯成書須示遐邇俾辦理者熟覽深思得以窺其涯際而臨事亦有所把持中外所立和約亦當鋟版須行俾官衙上下人役俱持一册於洋務自無所遁情夫洋務即時務當今日而與言時事固孰有大於洋務者一切皆不必諱言誠能實意講求則異才自出其間又何難睦鄰興俯折衝於數萬里以外哉今日崇尚西學倣傚西法漸知以商力濬利源與西商並駕齊驅而潛奪其權如輪船招商局之設是也顧局中經營之略全在乎海運惟海運但可行之於無事之日而不能行之於有事之秋至此時而仍由漕運恐亦不易夫治河運漕兩大政辦理極難歷朝但圖一時之安而不爲後日之計則以不能萬全而無害也竊謂北方亦

富庶之地京師爲首善之區民以食爲天豈容盡資乎外省此開墾之法不可不講况乎曠地日多游民日衆安插游民墾闢曠地此有司之責也官地宜仿古者屯田遺意以所汰老弱之兵改而爲農開阡陌深溝洫與水利資灌溉或濟之以西國機器水火二氣之力務使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誠有成效則京師粒食毋俟外求李伯相行之於天津一郡其效當有可觀也其他北省荒廢之地亦可飭各督撫仿其法而行之如近日遇水旱荒灾飢黎載道朝廷賑恤維艱勢不能終給莫若徙流民以實空地使之自食其力經費之籌發自帑項而後計歲分償或令商辦而使分其利闢地之外則事開礦闢地地面之利開礦地內之利二者不可偏廢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而亦當盡人力以求之且礦務一開趨者

雲集亦所以養濟窮民閩如臺郡之煤粵如惠州之鐵善其章程以爲掘取閩粵之民何至就食出洋流離異域至於栽植罌粟亦屬權宜之用然當種之於新疆蒙古土曠人稀之處而不宜種之於關內也治河中外無善法蓋河沙日積河底日高河堤不得不高築以防冲潰歷代相傳不思變通瀕河之民如居河底霪霖橫決魚鼈堪虞今莫若參用西國爬沙之法疏刷宣通去其壅積然後多分支流以殺其勢孟子述禹之治河亦惟曰疏曰瀹曰排曰決而已行於內河當用火輪小船亦可藉以運漕一旦緩急有需亦可恃以無恐此外最要者則曰治民當責其成於牧令而先於慎簡督撫俾其黜陟賢否甄別才能行久任之法立不貲之賞當使視民事如己事務實心以行實政而天下自無不治矣凡此治中

之道皆所以盡其在我而已至於所以馭外者不難在重洋之術命而先難在內地之撫柔泰西諸國自西東來初由印度而東粵繼由東粵而開五港旋由五港而增至十有三港今則長江添設六口直達重慶而至雲南中國境中必爲西商傳教人足跡所遍至若西商傳教人等安分守法歸我管轄雖遍至各處亦復何慮無如旅於中土之西人每多恃勢淩人我國紳民又鄙之以爲不屑變故日生是可虞也泰西之例商民至其國境犯法即歸其國官員審辦西廷以中國鞫案動用刑罰是以此例不行據烟臺和約自後中西商民爭訟交被告人官員辦理如西人控華人則歸華官華人控西人則歸西官時勢所逼未嘗不是惟是中律嚴西律輕且彼官知中律者多我官明西律者少即彼此秉公鞫斷涉訟

之民雖保無怨聲矧未必然耶民間積怨生憤嫌隙日多縱當道能彌縫於目前難免不齟齬於日後而又益之以彼教之大拂乎民情也泰西諸國中以英法最爲雄黠諸國亦仰以爲領袖法在今日雖未遑外顧然觀其在越南佈置經營其慮甚遠正未可以目前之暫蹶而輕之也惟法之舉動必以英爲樞紐故言取外者意多專注於英英在今日閩粵江浙皖楚川滇山直瀋遼以及西藏新疆皆爲其足跡之所至觀英人向者曾與喀什噶爾會目立約通商或傳言其幷售喀會以鎗砲夫喀會爲我國叛人英廷旣與中朝和好豈不自知其不宜出此歟蓋英之結好喀會意亦在由印度以達雲南也其思深慮遠也如此若是則變法自強庸可緩乎夫治中即所以馭外器精用足兵練民固而加之星使分駐各

邦消息相通呼吸互應諸國有不咸遵王度共凜約章者乎

睦鄰

嗚呼時至今日泰西通商中土之局將與地球相終始矣至此時而猶作深閉固拒之計是直妄人也而已誤天下蒼生者必若聾也嘗見俞君廉石與張少渠書其言曰今日中外大勢惟有因勢利導之方萬無杜絕驅除之理得之者安失之者危固中國可盛可衰可强可弱可分可合之一大機會也及今而不圖一旦高辛先我悔之晚矣每嘆明季縉紳膠以宋人金元之事比遼東遂致不可救藥不謂今日議論又將以議遼東者議西海前車覆轍殷鑒無聞是亦可哀也已又讀郭瀛仙侍郎使西紀程其言曰西洋立國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與遼金崛起一時倏盛倏衰情形絕異其至

中國惟務通商而已而窟穴已深通處憑凌智力兼勝其所以應付處理之方豈能不一講求并不得以和論無故懸一和字以爲刼持朝廷之資侈口張目以自快其議論至有[illegible]謂可覆國亡家不可言和者京師已屢聞此言召公之戒成王曰祈天永命祈天者兢兢業業克抑貶損以安民保國爲心誠不意宋明諸儒議論流傳爲害之烈一至斯也夫尊主庇民大臣之責胥天下而務氣矜何爲者凡爲氣矜者妄人也觀此乃恍然於鄉之不可不睦矣嗚呼二公蓋深知洋務者也昔在丙辰之冬粵東擧釁因循不問貽誤良多而庚申遂至於決裂顧其時草野小民未嘗不逆料其出於和也淞濱老圃謂余曰處今日之事勢若舍和之一字無可下手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及事大定金眾峰頭詞人猝然問余曰諸

葛武侯何如人也余應之曰三代下一人而已顧予之意將以爲猇亭之辱不報而議和之使遽遣忘怨崇讐隱忍保國平日自命爲管樂之才而乃一籌莫展至此歟顧天下事固有不得不出於此者苟反其道而行之者未有不敗者也子輿氏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民者也湯猶事葛文王猶事昆夷何足爲病漢高困於平城之役而終至遣使和親太宗開國英主而屈尊於突厥終唐之世周旋於回紇吐蕃宋眞宗澶淵之捷而猶許酬以歲幣聘使往來悉以至誠相待歷代以來所以結好遠人者其規模廣博猶可想見蓋王者保國安民其道應如是也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設使不忍小忿而遽開邊釁置數十萬生靈於塗炭而國是益以

杌隉豈計之得哉況乎今日泰西諸國之來中土非同有宋之於遼金元也無皮幣之奉無金繒之酬無聘問屢用之煩無慰勞送迎之費不過出我市廛以陳琛貨利便商賈轉輸南北而已惟我待之亦惟克循條約一秉定章外示以優容內行其裁制而已卽各國使臣駐我神京咸奉禮儀以與周旋未嘗不遵我制度就我範圍也卽有所請可者許之不可者拒之已耳絕無所謂甲兵以示之威干戈以示之勇也卽曰舊隙尚存夙嫌未釋亦惟以大度包容之而已豈若南宋之於女直其仇不可一日忘哉故在今日惟有開誠布公講信修睦遇有中外交涉重大之事不妨召見其使臣俾得從容以畢其辭而總理衙門王大臣時與之往來以得聯其情誼集思廣益未嘗不由乎是勿外示以羈縻勿內行其阻抑

勿加以束縛馳驟勿苛以繁文縟節試觀我國使臣至其國中彼所以待之者何如則我獨不可行之於彼乎自待甚高而視人太卑此虛憍者所爲也非聖朝含宏之盛量也夫中外之情所以不通者以隔閡太甚也而隔閡之故由於情疏而不親勢尊而不近我國王大臣又何妨紆尊降貴相與通欵曲伸情愫而瞭然洞燭中外之事故歟

弢園文錄外編卷一終

弢園文錄外編卷二

長洲　王韜　仲弢甫

洋務上

嗚呼今日之所謂時務急務者孰有過於洋務者哉四十年來事變百出設施多謬有心人蒿目時艱輒爲扼腕太息夫國家之一舉一動所以多左者由於未能熟悉泰西之情而與之往來交際也中外語言文字迥然各別彼處則設有繙譯官員及教中之神父牧師效華言識漢字留心於我國之政治於我之俗尚土風山川形勢物產民情悉皆勒之成書以教其國中之民而向時中國之能操泰西言語能識英人文字者當軸者輒深惡而痛嫉中國文士亦鄙之而不屑與交而其人亦類多赤貧無賴淺見寡識於泰西之政事得失

制度沿革毫不關心即有一二從其游者類皆役於饑寒仰其鼻息鮮有遠慮足備顧問蓋上既輕之則下亦不知自奮也因是於其性情日益隔閡於其國政民情終茫然罔有所知通商十餘年來無能洞悉其情狀深明其技能抉其所短而師其所長詢以海外輿圖則以爲非我所當知或以爲洋務一端自有主者非我所能越俎一旦交涉事起局促無據或且聊援成例以爲裁制此事之所以多決裂也如是則謂中國之無人才也可西人凡於政事無論鉅細悉載日報欲知洋務先將其所載各條一一譯出日積月累自然漸知其深而彼無遁情國家亦當於各口岸設立譯館凡有士子及候補人員願肄習英文者聽入館中以備他日之用果其所造精深則令譯西國有用之書西國於機器格致輿圖象緯

鎗砲舟車皆著有專書以爲專門名家之學茍識其字通其理無不可譯如此則悉其性情明其技巧而心思材力之所至何不可探其秘奧哉將見不十年間而其效可覩已此皆余二十七八年前之所言也時在咸豐初元國家方諱言洋務若於官場言及之必以爲其人非喪心病狂必不至是以是雖有其說而不敢質之於人不謂不及十年而其局大變也今則幾於人人皆知洋務矣凡屬洋務人員例可獲優缺擢高官而每爲上游所器重側席諮求其在同僚中亦以識洋務爲榮囂囂然自鳴得意於是鑽營奔競幾以洋務爲終南捷徑其能識英國語言文字者俯視一切無不自命爲治國之能員救時之良相一若中國事事無足當意者而附聲吠影者流從而嘘其燄自惜不能置身在洋務中而得躬逢

其盛也噫嘻是何一變至是也是豈天道循環人事變遷應出於是哉此我在二十七八年前所未及料者也特我謂今之自謂能明洋務者亦尚未極其興暢也今日者不過相安於無事耳求無不遂請無不行以臨凜之形觀驕盈之色其所稱建製船舶鑄造鎗砲開設機器倡興礦務輪船之多遍至於各處一切足以軼乎西人之上而有餘富國強兵之本當必以此為樞紐講求西法千載一時不知此特鋪張揚厲語耳求其實效僅得二三有明之季西洋人士航海東來多萃處於京師湯若望曾隨李建泰出師軍中鑄有西洋大砲則克錄一書著於此時泰西能敏之人所在多有亦無救於明亡蓋治國之要不繫於是也欲明洋務尤在自強自強之效則在治民練兵治民先在簡擇牧令練兵先在整頓團練

蓋先議其在我而後人無不服我固能操必勝之權而立於不敗之地則人自然就我範圍而莫或敢肆實至名歸其道然也試觀萬國公法一書乃泰西之所以聯與國結鄰邦俾衆咸遵其約束者然俄邀諸國公議行陣交戰之事而英不赴俄卒無如之何此蓋國強則公法我得而廢之亦得而與之國弱則我欲用公法而公法不爲我用嗚呼處今之世兩言足以蔽之一曰利一曰強誠能富國強兵則泰西之交自無不固而無慮其有意外之虞也無懼其有非分之請也一旦有事不戰以口舌則鬥以甲兵不折衝於樽俎則馳逞於干戈玉帛烽燧待於二境惟命之從不然講論洋務者愈多辦理洋務者愈壞吾誠未見其可也

洋務下

嗚呼至今日而談洋務豈易言哉至此幾於瞠口卷舌而絕不敢復措其手足蓋洋務之要首在借法自强非由練兵士整邊防講火器製舟艦以竭其長終不能與泰西諸國並駕而齊驅顧此其外焉者也所謂末也至內焉者仍當由我中國之政治所謂本也其大者亦惟是肅官常端士習厚風俗正人心而已兩者並行固已綱舉而目張而無如今日所謂末者徒襲其皮毛所謂本者絕未見其有所整頓故昔時患在不變而今時又患在徒變十六七年前竊嘗欲中國倣行西法其言曰以其所長奪其所恃故火器用於戰陣舟艦用於江海語言文字用以通彼此之情迹乎同治初元李伯相經略江左始有江南製造局之設丁中丞仿鑄西砲用以擊賊旋收厥効然後福州船政局相繼並建天津粵東亦倣行

焉並時上海有廣方言館廣州有同文館而京師亦設天文館又有出洋肄業幼童百二十人往學於美駸駸乎日盛一日焉宜乎西法之用可以頡頏乎西人然而未也顧事求其漸精而道無貴乎欲速安知後日之遽不如西人哉而我特慮其始勸終怠畏難苟安至於異日或以無益而罷或以經費不足而裁諸在乎當軸者之轉移推變耳蓋以西法為可行者不過二三人以西法為不可行不必行者幾於盈廷皆是或懼其難以持久者此也且西法之明效猶未大著於國中所行者不過在沿海數省而已卽如軍士之練習洋鎗者甚少其餘悉以成法而文武取士兩途終不知變也夫鎗砲在乎燃放舟艦在乎駕駛今營兵悉以長矛籐牌為從事武科悉以弓石刀以區優劣定去取或有所更則必曰此營規

不可易大典不可改也是則陸兵未知西法也今水師仍以拖船及中國各式小艦徒事虛糜無濟實用材質旣薄風浪難勝猝至洪濤巨浸中已不能自主况乎其臨行陣習戰鬥縱橫衝擊以出於必勝哉是則水師未嘗知西法也茲必使營兵改用洋鎗水師改用輪船洋鎗之外則練砲隊輪船之外則駛鐵甲按期演練務極其精武擧弓石而分爲水陸兩途文擧時文而分數途以拔取每省每郡每州每邑由國家設立文武學塾以爲訓習所以爲儲材之地或即以書院改作如是方不至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長今教官則爲冗員而書院竟成虛設歲以時文取士特不知時文究屬何用居然名之曰士而其實則一物不知也歲取數千數百之士實則歲多數千數百貿然無知之人而已矣夫取士之道當取

之寬而用之嚴今則反是泥沙與珠玉並進也而又廣其額促其期於是天下遂無眞士嗚呼此眞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不廢時文人才終不能古若而西法終不能行洋務終不能明國家富强之效終不能幾夫廢時文非爲習西法也經以豁其學史以博其識考輿圖明象緯然後能知古而通今否則以有用之心思置之無用不可惜哉而本根所繫則在乎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必先以士始朝廷之所以重士者在此而民自無不興起矣士能如此及其出而仕於朝必有足觀矣風俗厚人心正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西法云乎哉而西法自無不爲我用矣此由本以治末洋務之綱領也欲明洋務必自此始

變法自强上

嗚呼余今者觀於中外交涉之故而不禁重有感焉泰西諸國通商於中土亦既三十餘年矣而內外諸當事者多未能洞明其故若燭照數計而龜卜其於利害之所繫昏然如隔十重簾幙其有規恢情勢斟酌時宜能據理法以折之者雖未嘗無人而不知彼之所謂萬國公法者必先兵强國富勢盛力敵而後可入乎此否則束縛馳驟亦惟其所欲爲而已故知乎此則惟先盡其在我者而後徐及其他如講求武備整頓海防愼固守禦改易營制習練兵士精製器械此六者實爲當務之急而文武科兩途皆當變通恐更舊制否則人才不生其次則在裕財用如開礦鑄銀倘機器行紡織通商於遠許貿易於國中者皆得以輪船而火輪鐵路電氣通標亦無不自我而爲之凡泰西諸國之所眈眈注視躍躍欲試

者一旦我盡舉而次第行之俾彼無所覬覦豔羨其間此即
强中以馭外之法也上之所好下必甚焉雷厲風行安見其
有不可者設或不然動遵故例拘守成法因循苟且不知變
遷則我中國當自承其弊何則泰西諸國之羣集而環伺我
者有迫之以不得不然之勢也且此之所變者特其迹焉而
已治國之道固無容異於往昔也如是謂之戰勝於朝廷况
乎當今之時處今之勢固非閉關自大時也泰西諸國之入
居中土有公使有領事有水師有陸兵戰艦艨艟不絕於道
而我國之至西土者落落如晨星其有折衝乎樽俎焜煌於
敦槃者未聞有人也其達彼此之情意通中外之消息者則
有日報時或辨論其是非折衷其曲直有時彼國朝廷採取
輿論探悉羣情亦卽出自日報中緺以爲此亦可從而倣效

者也中外交涉之事時時可刋之日報中俾泰西之人秉公持論其間是豈無所稗益者與歐洲近日情形其強弱大小亦已瞭然如指上螺紋普俄英法此四國者皆於中土關繫至重者也三十年前所患者在英法而在今日所患者尤在普俄俄之於北方如黑龍江如新疆固已形見者也普則猶未著其端倪暹邏者以晏拿帆船遇害被刼一事普國立意索償識者以爲交鄰之道玉帛干戈二者實相倚伏講和則以玉帛相將戰則以兵戎相見理無兩立事不並行然則圖治其間者將奈何則將應之曰開誠布公相見以天必讙必速毋詐毋虞又何患之有至於英法東來皆於東南洋設立埔頭以爲外府而普俄則無之今俄方注意於北方翻度經營未遑兼顧普則欲圖之久矣特無間可乘耳諸國通商之局

英爲最巨設一旦兵事或起豈獨無所得賕不知英國早計及乎此也昔俄之駸駸馳騁於中土豈英法之所喜特恐一旦事勢所會卽英法亦有不得不退聽者浸假昔法釋嫌英俄結好此固歐洲之福而天下之深憂總之歐洲昇平之局識者以爲恐未能持久而亞洲變故之生亦豈人事之所能逆億惟先盡其在我以聽之於天而已盡其在我則莫先乎變法自强今日之當變者有四一曰取士二曰練兵三曰學校四曰律例

變法自强中

然則取士當若何曰欲得眞才必先自廢時文始夫人幼而學壯而行出其家修卽爲廷獻今乃以無用之時文爲進身之階及問其何以察吏何以治民則茫然莫對也所習非所

用所用非所長則何不以有用之時講有用之學大抵必如前代科目法區爲數門首曰孝弟賢良次曰孝廉方正三曰德著行脩四曰茂才異等此四者皆由鄉舉里選國家不必試其文章但當優其獎勵以厚風俗以端教化至所以考試者曰經學曰史學曰掌故之學曰詞章之學曰輿圖曰格致曰天算曰律例曰辨論時事曰直言極諫凡此十科不論何途以進皆得取之爲士試之以官至武科亦宜廢弓刀石而改爲鎗炮其上者則曰有智略能曉悉韜鈴深明地理應敵之機制敵之命其次曰勇略能折衝禦侮斬將搴旗其次曰製器造防守之具明攻禦之宜其建築炮臺製造機器悉統諸此務足以盡其所長凡此文武兩途兼收並進務使野無遺賢朝無倖位而天下之人才自然日見其盛矣然則練兵

當若何曰陸營必嫻弓矛水師必嫻艇舶而一以鎗炮爲先輪船爲尙然後兵可强也其爲兵曰步兵騎兵其爲隊曰鎗隊炮隊平日練之自無不精臨時用之自無不準而後命中及遠足以攻堅而蹈瑕水師則首在乎駕駛必其能衝涉波濤諳悉颱颶測量風雲沙線足寄以衆人之命乃可充其任也其船之小者用於內河船之大者用於沿海至鐵甲戰艦用以守禦無不資水火二氣之力而專恃雙輪之迅駛惟其駕之已諳自必操之在握而後渡海入洋足以御風而破浪陸營水師之練兵一以西法爲南針必使其心志定步伐齊隊伍肅常若臨大敵而可用也此外汰冗兵減軍額厚餉糈俾足有以養贍其身家駐防之兵居於營壘一仿西國之制度然後營汎各兵方非虛設兵勇之外益以團練依古守望

相助之法平日按期練兵無得間斷而近地團練民兵亦可入而學習如是則兵皆可用之兵而民亦可用之民一旦有事不至於倉皇無措而民與兵和兵與民習亦不至兵民相凌至生事端能如是而兵不強者吾弗信也然則設立學校以收教士之實效當若何曰學校書院之設當令士子日夜肄習其中必學立藝成而後可出也其一曰文學即經史掌故詞章之學也經學俾知古聖緒言先儒訓詁以立其基史學俾明於百代之存亡得失以充其識掌故則知古今之繇變政事之紛更制度之沿革詞章以紀事華國而已此四者總不外乎文也其二曰藝學即輿圖格致天算律例也輿圖能識地里之險易山川之阨塞格致能知造物制器之微奧光學化學悉所包涵天算爲機器之權輿律例爲服官出使

之必需小之定案決獄大之應對四方折衝樽俎此四者總不外乎藝也文藝兩端皆選專門名家者以爲之導師務歸實用不尚虛文辨論時事直言極諫此二者以覘其作吏之斷裁立朝之風節而已於是士有以教亦有以養自無不奮矣此外則有武備院繁術院用以教武科營弁使之各成其材然則廢律例之繁文而用律例之精意當若何曰今天下之所謂吏者必盡行裁撤而後可內自京師外至直省大自六部小至州縣舉二百餘年來牢不可破之積習悉一掃而空之而以爲士之明習律例者以充其任甄別其勤惰考校其優劣三年無過授以一官以鼓勵之凡昔日之拘文牽義以一字爲重輕借片言爲軒輊得以上下其手者悉付之於一炬而後大快州縣鞫獄必大加整頓罪囚拘繫無得虐待

夏冬之間所以體恤罪囚者毋作具文州縣胥役限以定數毋得踰百人凡此者皆所以擴清積弊也

變法自强下

居今日而論中州大勢固四千年來未有之創局也我中朝素嚴海禁閉關自守不勤遠略海外諸國至中華而貢獻者來斯受之而已未嘗遠至其地也以故天下有事其危常繫西北而不重東南自與泰西諸國通商立約以來盡舟航之利歷環瀛之遠視萬里有如咫尺經滄波有同袵席國無遠近皆得與我為鄰如英如俄如普如法皆歐洲最强莫大之國也今以中國地圖按之則俄處西北最為逼近西南有英屬之印度毘接雲南而法兵業駐越南則南界又復連屬諸國並以大海為門戶輪舟所指百日可遍於地球於是縱橫

出入駸駸乎幾有與中國鼎立之勢而有似乎春秋時之列國惟是中國方當髮捻回苗之擾前後用兵幾二十餘年甫經平定然則以艱難拮据之際而與方盛之諸强國相鄰設非熟思審處奮發有爲亟致富强以圖自立將何以善其後乎夫風會旣有不同卽時事貴知所變日本海東之一小國耳一旦勃然有志振興頓革平昔因循之弊其國中一切制度槪法乎泰西倣傚取則惟恐其入之不深數年之間竟能自造船舶自製鎗砲練兵訓士開鑛鑄錢並其冠裳文字星宇之制無不改而從之民間如有不願從者亦聽焉彼以爲此非獨厚於泰西也師其所長而掩其所短亦欲求立乎泰西諸大國之間而與之較長絜短而無所餒也否則行舟於海彼則用輪而我則用帆遲速不同矣行兵於行陣彼則用

鎗砲而我則用刀矛命中制勝又不同矣彼以訓練節制之師我以跳蕩拍張漫無紀律之士當之烏有不敗者哉此强弱之不同也彼則出地寶擴財源而我任聽其然不知搜取徒知徵之於民而已此貧富之不同也故日本乃亟思變計也然則我中國曷不返其道而行之哉我中國地大物博幅員之廣財賦之裕才智之衆彌海內外皆莫與京溯乎立國規模根深蒂固但時異勢殊今昔不同則因地制宜固不可不思變通之道焉其道奈何曰毋因循也毋苟且也毋玩愒也毋輕忽也毋粉飾也毋誇張也毋蒙蔽也毋安於無事也毋溺於晏安也毋狃於積習也毋徒襲其皮毛也毋有初而鮮終也毋始勤而終怠也必有人焉深明制治之道週知通變之宜而後可否則機器固有局矣方言固有館矣遣發子

弟固往美洲攻西學矣行陣用兵固熟練洋鎗矣而何以委靡不振者仍如故也洞明時變大有幹諾者仍未能見其人也徒令論者以爲西法不足效而已或以爲靡費也或以爲多事也或以爲無益於上而徒損於下也嗚呼是非西法之不善效之者未至也所謂變之之道未得焉彼言者直坐井窺天以蠡測海耳西法必不受過也且夫西法者治之具而非卽以爲治者也使徒恃西人之舟堅炮利器巧算精而不師其上下一心嚴尙簡便之處則猶未可與權善我所謂師法者固更有進焉者矣彼迂腐之儒又何足以知之哉說者又謂中朝制度迥越尋常前代謨猷姑勿具論卽如我國家康雍乾三朝　聖德兵威讋惕殊俗式廓版圖訖乎化外而一時簡賢任能張弛互用三代以下不逮焉復何論乎漢唐

今誠一意講求勵精圖治先有以明天下兵民之志而後規復河運酌禁鴉片則閉關謝客亦何不可自固我圉而奚必鰓鰓焉學習西法也哉予之所云適足以貽笑於豪傑之士而自點耳不知時之所尚勢之所趨終貴因事制宜以權達變天時人事皆由西北以至東南故水必以輪舟陸必以火車捷必以電線然後全地球可合爲一家中國一變之道蓋有不得不然者焉不信吾言請驗諸百年之後

除弊

曩余嘗論中國所宜一變者有四曰取士也曰練兵也曰儒教也曰明刑也然則此四者之外遂無所事乎而不知所當因革者尚多也一曰清仕途今日服官盛仕者科目捐納保舉三途並進雜矣濫矣必當痛加沙汰嚴爲甄別不必論聲

轉尚文字惟以材幹品詣爲衡量而已試之以事理則能呈投之以艱鉅則才見委之以判決則識明上日接見屬員勿間時日必使之從容款論得以盡其詞而所以進選守令者尤必倍加嚴慎一曰裁冗員其有閒員末秩備位枝官無益於民事徒足以耗國家度支者無論文武悉從而汰之且一省之中既有巡撫而復有總督有時意見齟齬而事權不能歸一往往至於誤國僨事在明代總督之設原屬朝廷特旨專以統制師旅地方無事即行裁撤而我朝遂據以爲定制是則各省總督一缺皆可裁也惟直隸四川甘肅不在此例一曰安置旗民旗民散處於各直省會垣別設滿城給以糈糧以爲駐防而以將軍統之并副之以左右都統以重職守其立法未嘗不善而二百餘年來生聚滋多供給日薄而猶

任其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無所事事專事嬉遊無異圈牢之豢物今內自京師外自直省凡有旗民滿籍願往開墾者聽其自便西北一帶如西藏新疆尤多曠土誠裂其地以封諸王子如蒙古四十八旗之制益之以滿洲强族爲輔俾與蒙古滿洲互爲聯絡聲氣相通亦所以壯屏藩而厚勢力也一曰廢河工治河從古無善法而其實不外乎與氏所云曰疏曰瀹曰決曰排而已蓋水順其性則流逆其性則潰今築隄防設閘閉專事壅遏河身日高河岸日下一有潰決瀕河數十萬生靈恐爲魚鼈然則何不因其勢而利導之使之北行開通溝洫西北得興水利可種稻田如是庶不至旱則赤地千里水則汪洋澤國西北之供億全賴轉輸於東南也况乎海運旣行漕運可廢又何必築閘以蓄水與水爭道哉夫每

歲竭數千萬於河工毫無成效無異乎聾金塡海病國瘠民莫此爲甚議者謂海運但可行之於無事之時若漕運之權則操之在我老成謀國以爲殷憂此則非我所知而未嘗不笑其計之左也一曰捐妄費從來奢侈起於逸樂節儉生於憂患而欲崇節儉必自君躬始每歲織造中有可減者減之有可罷者罷之不必輒循常例宮中所需宜有定數內務府宜歲支以若干而不必求之外省各省貢品視其所宜其他修造之有可省者工程之不必興者一例勿行自然費不至於浩繁一曰撤釐金釐務之設原以軍需孔亟不得已爲權宜之計今事平之後久而不撤且若視之以爲利藪數十里之地關卡林立釐廠稅廠征榷煩苛商民交病行旅怨咨亦非所以爲政體也此蘇子瞻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之理財

者徒見黴金一厰則一省度支將無從出不知絀於彼者贏於此鴉片之稅可以加重而洋酒呂宋烟皆可權稅以入維正之供古者本有丁稅現恐攤入田畝然而善理財者丁稅之制尙可循古法以復之惟毋使之擾民而已安知非補苴之一道也哉諸弊旣除百利乃興闢車路以通平陸設電線以速郵傳開礦務以采煤鐵五金鑄錢圜以便商民足國用行西北屯田之法以實營伍贍額兵製機器以興織造許民間用輪船以達內河立公司以貿易於外洋然後朝廷之上破格用人草野之間徵舉隱逸簡賢能豪傑之士不次擢用或備將帥之選或堪出使之才睦鄰柔遠禦侮保疆而於東南洋諸島新舊各金山俱設領事以樹國威以張國體收拾中土之人心翼保遠方之黎庶俾聲威遠暨迄乎徼外通商

各國皆簡遣使臣前往駐劄無事則禮樂雍容有事則甲兵奮武鷹揚八荒虎視六合方且軼漢超唐馳乎域外嗚呼謂不足見大一統之盛哉

興利

中國地大物博於地球四大洲中最爲富强特當軸者不能自握其利權自濬其利藪而亟爲之興利焉耳迂拘之士動謂朝廷宜閉言利之門而不尚理財之說中國自古以來重農而輕商貴穀而賤金農爲本富而商爲末富如行泰西之法是舍本而務末也况乎中國所産足以供中國之用又何假外求而有俟乎出洋貿易也哉嗚呼即其所言農事以觀彼亦何嘗度土宜辨種植闢曠地興水利深溝洫洩水潦備旱乾督農肆力於南畝而爲之經營而指授也哉徒知丈田

徵賦催科取租縱悍吏以殃民爲農之虎狼而已徒有其名而無其實又復大言而不慚此眞今日士子之通病也如是天下何由而治蓋富强卽治之本也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既能自謀其生以優游於盛世自然可嚮而不可動故舍富强而言治民是不知爲政者也西北之地古帝王之所與建都立業南向以取天下初何嘗轉輸於東南今河道日遷水利不講旱則赤地千里水則汪洋一片民間耕播至無所施此當相地所宜而爲民謀生聚之道使其所產足以自給或種木棉或與織紝以補其所絀亦或一道也利之最先者曰開礦而其大者有三一曰掘鐵之利中國產鐵之處不可勝計蓋礦中有煤則必有鐵今中國業經設立船廠砲局機器所無不需鐵以資鎔鑄必取之於英是以利

界外人也今我自開鐵礦則一可省各處廠局無窮使費二可鑄造鎗砲建製鐵甲戰艦火輪兵舶三可剏造各種機器四可與築輪車鐵路而亦可售之於西人以奪其利一曰掘煤之利中國煤礦遍處皆是西人向者曾遣格致之士細行考察知中國一省之所產足以抵歐羅巴一洲而有餘開礦出煤於中西皆有裨益何則西國輪船往來中土其所用之煤皆自遠運至其費不貲一旦設有不給輪船即不可行貽誤非輕若中國有煤則彼取資甚便西人每請中國開煤礦而不請中國開鐵礦其深謀秘慮已可窺見其隱英人本國雖僅屹然三島而以煤鐵之利雄於歐洲其煤鐵多販運於各國中國既有煤鐵則彼貿易亦必稍減且我有煤鐵而出口之價稍昂彼亦無如我何而我得以獨收其利矣一曰開

五金之利雲南產銅山東山西產金而烟臺一帶尤旺粵東產水銀四川產銀此法人近日周歷其地而知之曾已繪圖貼說郵寄其國中國誠能亟爲開掘以足國課而廣鑄金銀銅三品之錢以便民用俾易於流通又何必全恃西國之銀圓歟其次曰織絍之利織絍必以機器爲先事半而功倍巧捷異常而其利無窮宜度各省所有之物產而設立機房如織羢則設於天津直隸以取口外之羊毛織布則設於上海蘇州以就其地之木棉織綢則設於湖郡杭州以購其地之蠶絲西人貿易於中土者不過以疋頭爲大宗若我自織則物賤而工省且無需乎輪船之轉運其價必貶西人又何能獨專其利歟此外則一曰造輪船之利令民間自立公司購置輪船用以往來內河轉輸貨物裝載人客旣無虞乎盜賊

亦不覺乎日時此皆輪船之小者也其大者亦可上泝乎長江而遠至於外洋載運各貨以貿易於歐洲各國久而行之其利自溥一曰興築輪車鐵路之利今南北道阻貨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物苦其販運之煩勞道途之遼遠自有輪車而遠近相通可以互爲聯絡不獨利商幷且利國凡文移之往來機事之傳遞不捷而速化馳若神遏亂民禦外侮無不恃此焉如謂敵國資其鐵路而反可長驅直進適以因之自撤此殆不然鐵路雖蜿蜒千里輪車雖勢若奔電而去其尋丈之路卽車不能納軌輪不能驟馳或投石而斬木焉卽爲之阻又何慮之有或謂開礦則足以擾民是監於明代之失而因噎廢食也夫豈無善法以維持之歟或曰機器行則奪百工之利輪船行則奪舟人之利輪車行則奪北方車人之

利不知此三者皆需人以爲之料理仍可擇而用之而開撰需人甚衆小民皆可藉以餬口總之事當剏始行之維艱惟能不惑於人言始能毅然而爲之耳諸利既興而中國不富强者未之有也

尚簡

隆古以還雖得而知之矣唐虞而降至於三代其治不相襲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至於周末文勝厄言日出諸子百家各鳴異說而朝聘宴享往來酬酢之間其言詞之繁禮儀之費徒尚虛文而無實用其弊至於不可勝言至祖龍嗣起恐舉而付之一炬此亦勢之不得不然者也蓋天下爲治無常質勝則飾之以文繁極則御之以簡自漢至今幾二千餘年人情之詐僞極矣風俗之澆漓至矣律例繁多刑獄瑣碎

文法之密逾於網羅辭牘之多繁於沙礫動援成法輒引舊章令人幾無所措其手足各直省奏報之案虛詞緣飾百無一眞而更益之以六部之律例紛紜互相牽制不知此特便於吏胥舞文弄法索賄行私以上下其手而已非特不能爲治且足以壞政體而於經國治民毫無裨補卽其下繁文縟節亦指不勝屈要不過徒亂人意耳故吾嘗曰吏胥所據之部例士子所習之時文皆可盡付之祝融虐燄中而後大快也昔者漢高祖之入關也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其言直捷簡快而其感於人心已至於浹肌膚淪骨髓然則治天下豈在乎法律之多足以杜弊而止奸乎時至今日在官與在民皆患其繁勢不得不以簡御之其一曰任人內而天子之權寄於宰相宰相分之於六部外

而天子之權寄於督撫督撫分之於牧令皆必久其期專其任雖在遠而信之不疑毋令文法之吏得以掣其肘既曰破格用人則所薦舉者試之於事即可不次擢用而毋令部吏拘以資格推之於外省調選委用亦惟督撫得而持之一切銓選諸弊端毋得以撓其間其一曰設官請廢捐納一途而以科甲保舉二者並行科甲則廢斥時文專尚實學務求其明晰時務通達政體於錢穀兵刑諸大端無所不通使其於進身之時即爲作官之地文字則其末也保舉則行古者鄉舉里選之法孝弟經濟不專於一門即使其疲車羸馬盧墓割股致飾於外而亦足以風厚俗正人心較之無用之時文相懸奚啻霄壤若捐納不廢則官方斷不能澄宦途斷不能肅徒足以病國而殃民即使此中有才鄉里中豈有不共舉

之者乎何事於納貲爲也其一曰取士取士不尙乎多而貴乎有用今一邑取數十人而名之曰秀才其中珠玉與泥沙等耳且間一歲而取數十人不數年間邑中爲士者不少矣爲士者多此民之所以病而天下之所以亂也漢家設力田一科蓋欲其無鶩乎士之名而盡其農之實也取士旣廢時文則所以甄別人才者直言極諫與圖象緯一切專求乎實用此外則做倣西學研求西法務極其精俾亦得以致身通顯則天下之士無不自奮矣其一曰練兵訓練水師整頓陸營增置戰艦其所用之器純以鎗炮而廢弓矢刀矛其所駕之船純以輪舶凡近日所製造者盡售之於民間或以供探辦運載之用此外裁汰冗兵增給軍餉而後營伍無虛名兵士得以盡心於王事軍中拔擢以材力器藝技巧爲先而兵

部但總其大成而已別開武科分爲三途一駕駛輪船也二製造器械也三演放鎗砲也此與弓刀石三者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長者相去不萬倍哉以上四者乃其大綱也其所以御之者實乎簡而已矣至於與泰西諸國交際則尤當以簡爲尚周旋揖讓無徒事乎虛儀當與之開誠心布公道可否決以一言不必詞費也目今時事正坐壞於羈縻二字耳曩時主國是者尙拘泥乎成例而今成例安在可見事之不可不變通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非今日之急務哉而何有乎言說之支離何有乎文移之往復其在治民也於寬大之中還寓裁制之法務求其情得以上達俾上下之交不至於隔閡如造輪船製機器設銀肆開煤鐵五金諸礦出洋行賈輪船行駛於內河許民間設立公司聽其自爲而官常保助

之毋過抑之誠如是也有不國治民安上下相通內外交悅以臻於無爲之化者未之有也

停捐納

天下自捐納之開朝廷之上幾有市道焉內官自郎中始外官自道員始以次遞下一切皆有價值而更復減價折值以廣招徠從此守財之虜紈袴之子只須操數百金數千金數萬金以輸之部立可致榮顯朝猶等於負販夕已列於搢紳矣其用貲尤多者卽可領憑赴任其指省分發需次省垣者亦復隨行逐隊聽鼓應官公然以爲民上自居矣但得與上游相識或有世交舊誼立可得優差或分派之釐稅各廠月取數十金或百餘金而問其果皆實心辦事否則月至不過數日餘皆委之司事而已各廠事簡而人衆不過上游以此

爲調劑而已其所以糜費朝廷之府庫者不知凡幾是挾數百金數千金而月收其利至於無算但在廠當差數年而捐納之貲早已全償及其挨班得缺取盈於民尚忍言哉近日行捐員考試之法以觀其通否而所出之題則策論也聞悉係倩人代作不過照例納金以飽闒役之饕餮而已若是者仍非甄別以文字而仍索取其貨賄也其有不覓代倩不納苞苴者則必墨汚其卷塗改其字俾置劣等蓋法立而弊生如此夫所謂捐納者原與科甲不同使必能以文字爭長則又何必舍科甲而就捐納哉今必試之以必不能之事而曰不能則汰之是亦寃矣況乎居官蒞民獨在區區之文字乎其見亦偵矣爲上游者獨不可於接見之頃詢之以時務試之以讞獄示之以疑難案牘只於數語之間即可覘其才識

自此二三次或四五次其胸中所蘊能堪治民與否當必昭然洞悉才者進之不才者退之固易易耳無奈今之爲上游者祇以情面爲贍徇請託爲引援鑽營爲階進財賄爲升擢逢迎結納爲與畀惟便其一己之私而已其所謂賢者未必賢所謂才者未必才官方何由澄敘宦途何由整肅哉原夫捐納之初已以利始至此而責其志趣卑汚亦晚矣捐納之弊大者病國朘民小者空縻廩祿故不廢捐納天下終不得治然則今日各省所有之捐員將盡沙汰之乎抑另試之以州事使其各効奔走乎吾請爲上者大加察覈汰其不肖不才不能者而擢用其賢者才者能者沿海之地則先試之以洋務其在他省則先以理財各事試之果其不競不貪而後委之以民事必倍昭其鄭重而彼自奮矣或曰爲仕者貴乎

通達政體明察利弊以愛民之實心行愛民之實政往往見科甲出身者僅知誦讀時文迂腐之氣不可嚮邇否則自恃爲正途人員驕凌傲慢爲人所不敢爲而捐員之撫字催科反出其上故才居報最行堪卓異者多出之捐員之中是則何途無才捐員何不可與科甲保舉兩途齊驅並駕哉不知捐員之自拔於尋常者千百中之二三而已其足以壞國家之大體爲盛德之深累者實無窮也蒙故以爲捐納一途萬不可不停然則今日之軍需兵餉所以補苴正賦者將從何出此時帑項已極形其支絀再裁此欵其勢實難此籌國是者斷不肯聽也吾以爲無難也捐納一途但當如漢家納粟之例畀以虛銜而不能給以實缺此外則如虞廷金作贖刑之例但許贖罪而不能求官且每年詔各直省督撫痛裁糜

費釐稅各廠止設一官以專責成其餘一切罷之卽以羨餘歸之國家且亦思捐例日開捐員日多現已有壅擠之患再閱數十年將所謂官者滿街恐是遍地皆然爛羊續貂之誚重見於今日矣豈盛朝之所宜有哉矧乎興利之法於今實多又何必鬻爵售官至於累民病國如開闢礦務整頓鹺綱鼓鑄錢文皆今日之要務也何不次第而舉行之嗚呼宜廢者不廢此民生之所以日敝國計之所以日絀也當行者不行此財源之所以日竭利權之所以日落也徒令天下有心人撫懷宦習蒿目時艱雖焦唇敝舌大聲疾呼而終至於無如何也

設官泰西上

我國自與泰西通商以來中外交涉之事亦正多故矣於是

議者遂謂中外之相隔閡固由於語言文字之不同而亦由於聲氣之不通也莫如遣使駐劄各國都城而於華人匯聚之地簡派幹員設立領事藉以爲之保衞此議一興論者以爲然於是朝廷簡賢任能各授以職固有意乎經營遠略而駸駸乎馳域外之觀矣顧或者以爲吾觀泰西列邦之通商人國也商之所至兵亦至焉無不駐戰艦設水師置火器往來絡繹隱然若備敵國一有齟齬兵釁立啟彼以爲非如是則不足以張國體樹國威往者彼國之行賈於印度東南洋也率皆拱手以聽命於是蠶食鯨吞據爲己有隸入版圖故歐洲各國所臨其地之人無不畏威奉令退讓懾服之非邉泰西之以兵力佐其商力也如此若我國則不然僅恃一介之使天朝之命而已其持節而至泰西也卽附乘其郵舶而

行一切咸賴西人爲之調度昔蔡侯許男二國君也以其同乘楚車謂之失位故不書於春秋今欽使領事附乘西舫何以異是則其銜命之初已無威儀之足懾又何論其他至於領事所治者商務也若華民之至外土者類皆潦倒困窮流離顛沛計無復之遠泛重瀛以期緩死須臾而已掘金而外工匠農役爲多安得有巨力者出其間且其人類皆頑愚凶悍習與性成在內地猶難加以約束況其出乎數萬里之外哉旣無名分之相繫又無勢力之相維一旦交涉事起殊難措辦至於新嘉坡檳榔嶼噶羅巴東南洋諸島雖多閩粤之人寄居顧其人類皆贌田園長子孫數世相承有在其地二百餘年而不歸者孳入英籍爲其管轄所異者不過衣服飲食文字語言尙如其舊耳今我國設有領事以臨之恐未必

爲我所用也或謂華民之流寓於各處者不下數百餘萬其中豈無魁碩賢豪傑然特出爲衆望之所爭輿情之克協者乎倘國家賜以尺一之書立爲領事使之總理各務必能施措裕如折衝禦侮爲邦家光近如新嘉坡之黃君越南之張君舊金山之劉君皆其卓卓者也我國家如欲設立領事何不使之前驅先導闢莽披榛以致其成效乎吾以爲此說亦未必然也蓋彼之所以取信於西人者不過在貿易場中焉耳於國家政事體裁未必能知之也且彼聲譽之來乃由倚賴西人而致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卽使一旦畀以重任亦復奚裨試觀出入西人之門者其料事非不明論事非不精人人無不以爲熟悉洋務及既筮仕服官而其設施展布絕無所異於人何則其於一切消息不能隨事而通也不能

隨人而訪也如是局中之所事實與局外之所聞可知矣又何怪其昔昭昭而今昏昏也吾見如是者蓋不一其人矣然則洋務豈易言哉況乎出使遠國保持商旅哉嗚呼立國以自強爲先在乎己者能有恃以無恐而其餘自無不舉矣

設官泰西下

中國地大人衆實爲全地球之冠以人數而論幾足以抵歐羅巴一洲泰西諸大國無一能與之頡頏者即以粵東一省言之前時戶口之數書於版籍者不過三百萬今則幾不下三千萬無論通都大邑人居稠密即巨鄉重鎮亦皆有十數萬衆其散而之四方者莫能稽也至其謀生海外寄處於遐陬絕嶠者更不知凡幾大抵近自東南洋各海島如越南暹羅新嘉坡檳榔嶼噶羅巴非里比納婆羅洲蘇門答臘等處

遠如澳大利亞島嘉釐符尼亞秘魯古巴等處統計之不下數百餘萬而每歲附舊舶以往者猶絡繹不絕於道香港一孤島耳前時爲盜賊之巢穴獸所嘷兎所窟乃自英人開闢以來誅草萊平犖确建室廬樓臺四重金碧顏煥而華人趨之者如騖集至今生齒漸衆已約十三四萬然猶曰此與內地毘連尚近也新嘉坡檳榔嶼相去萬里又何以往者如水赴壑歟東南洋中凡西人所闢之埠非華人旅處不能成聚落蓋西人不過十之二三華人則十之六七焉華人至其地卽爲其民一切皆歸其鈐束華人皆以爲彼西官自能保衛維持久已相安若無事惟美國之嘉釐符尼亞一部華人旅居者近爲埃利士土人所苛待窘逐困迫屢瀕於危由是喝喁向望冀中朝遣使遙臨藉以鎭撫而安集之此人窮則呼

天疾痛則呼父母也古巴秘魯之爲傭者日遭虐待困苦顛連暗無天日亦無日不與天使之來以拔之水火而登之袵席今我國家眷顧蒼黎不忍以數百萬赤子遠棄之海外特識簡星使設領事以爲保持計其恩德汪洋膏澤滂沛斯民雖捐糜踵頂亦不足以報萬一然而當斯任者則甚難也其在東南洋各島者既不能盡歸我國領事所約束而其傭於異域者身在檻穽欲擷而脫其羈又非中朝力之所能及也是則領事之設亦惟虛位備員而已於海外之民曾亦何補一有齟齬反足以損國體而失國威或曰泰西諸邦通商於吾中土者未必盡强國也如葡比嗹瑞葛爾彈丸亦不過比之滕薛邾莒而已而每遇事故輒作飛揚跋扈狀吾中國亦無如何也英德俄美普澳領事之權幾與公使等凡有所請

無不曲從西商之來者亦未必盡遵矩矱而守條教其所謂入國問禁者無有也惟徑行其西律而已中朝之律法禁令何嘗能加於其身邪固何所恃而不恐哉則曰彼蓋以兵力佐其商力也謂水師駐戰艦隱然若備敵國而官吏廉俸兵士餉糈一皆取之於商人而無煩其朝廷之擘畫也而謂海外華民能之乎華民之至海外者大抵皆赤貧無賴計無復之然後去親愛狎波濤以一死作孤注其中間有獲巨貲者則即以此爲樂土託西籍以自庇其在彼處所以繩之者西法也訟獄之事西官聽之雖設領事豈能爲之袒護徒觀其荷桁楊入縲絏而已矣其在窮迫之民宛轉呼號以訴於領事之前領事其能代爲設法乎博施濟衆堯舜猶病惟有以此自解耳領事既無利權又無兵威形格勢禁孤立無援言

語之不通文字之不知亦猶等諸木偶而已或曰嘉釐符尼亞一部華人之殷富者未嘗無人況集腋成裘積小成大未嘗不可爲領事助不知享其利而不能與其害安其樂而不能免其災愈以解華人之體而貽外邦嗤笑耳埃利士人之兇橫英官尙不能制英廷明知其故而反欲改易和約以爲彌縫則亦大略可知矣總之其弊所由則在西人至中國則稱之爲彼國之商賈逾上賓華人至西國則比之於己國之民賤等僕隸積重難返無可挽回有心人每論及此無不吁嗟太息而幷不欲見聞也今請一言以蔽之曰欲保民於海外法立而威行則莫如由自强始而自强則在得人而已

遣使

泰西諸國以通商爲國本商之所至兵亦至焉設官置守隱

著敵國而官之俸糈兵之糧餉皆出自商國家無所糜其絡項也商力富則兵力裕故商人於國中可以操議事之權而於外也亦得以劃據土地經營城邑如英之於阿美利加洲於五印度何嘗不如是哉近來情形雖已稍變而商人固猶主持其間也惟我中國則不然重本而抑末且商人亦絕少遠賈於外者今者海市宏開泰西各國皆聚於一中國之中通商口岸無不各設領事著名大國無不互簡公使駐劄京師往來兵船絡繹不絕而我國商人從未聞有行販於重瀛者東南洋各島及古巴秘魯美之嘉釐符尼亞紐約等處所有華人皆亡命流離計無復之而飄零於海外者也絕無所謂有身家名望者在其中也故中國設立領事簡遣公使或有以為是者或有以為非者蓋無兵船以為之翊衛則不足

以張國威無商務以爲之經營則不足以裕經費其勢幾同於孤立一有齟齬且褻國體不知領事之設所以司理商情所繫尚輕公使之遣則恭承簡命職重分尊專以固好修睦籌畫軍國重務苟我國中有中外交涉之事其中曲折是非所在可以與彼國大臣面爲敷陳否則亦可陛見國王布宣壹是而所刊日報之中如其議論未邇乎持平是非有同乎倒置者可以立爲駁斥俾通國之人見之而曉然此所以達外情於中朝而卽所以布中情於遠地也如是則旣不至於隔閡又何事於紛爭故遣公使駐劄各都於國事要非無裨者也今通商諸國其事變衆多交際殷繁者莫如英法俄普美簡遣公使亦惟此五國爲先其他尚可從緩此原權宜通變之道也若以爲非成例所宜則今日通商一切諸事請增

埠請駐京其餘紛紛上瀆者豈皆　列祖列宗時固有例可援耶何爲乎旣請而輒許也總之事貴因時以變通道在與時而消息先時而能通者聖人也後時而不違者賢人也時之爲義大矣哉嗚呼察幾審勢此中自有權衡安可與泥古非今者同日語哉

使才

泰西諸國往來首重通商於是簡公使設領事以聯絡之公使總其大領事治其繁而交際之道寓焉蓋亦以禮維持之而已使臣以忠誠外結異國之知內爲朝廷耳目之寄諸國有意外大事立卽奏聞其瑣屑重爲領事則在保衛商賈護持貿易有事則據公法和約爲辦理或有不行則稟陳己國使臣或轉請之外部大臣以俟裁決此其大略也惟是保商

買與貿易者固使臣領事也而遠衞使臣領事使其威令得行者則水師兵力也水師陸營以兵戰以力戰以出奇行詭戰使臣領事以筆戰以舌戰以心戰此所謂駕馭於無形戰勝於不兵況西國使臣領事設立已久應辦各事均有成章且國步富強在外商民均知法守其辦理交涉各事易若轉圜今日者我國公使遞行領事出駐爲從來未有之創舉兼以中外異形強弱異勢既無成法之可循抑且遠情之未浹所駐之處商船未開其時至水師徒屬之空談又在外商民率皆亡命無賴結黨肆行淫博酗悍靡所不爲而在中國之紳民又復罔知顧慮動與西人爲難一遇交涉事起輒形掣肘中西所立使臣領事其難易判然若此吾竊以爲無難也在乎任用得人而已其大要不外乎守約持禮結信樹威達

內事於外通外情於內而已今西國使臣之在中國也動恃一己之見輒肆欺凌彼國朝廷多未之知也夫中西之所以隔閡者原以語言文字之不同耳每歲西人在中國所行之事其有關於中外交涉而或未循乎約章顯悖乎和誼者不妨備刊日報俾其國人見之庶知選事生釁者咎不在華人而實在西人也此所謂達內事於外也使臣行轅宜設譯官數員彙觀各處日報而擷取要略譯以華文寄呈總理衙門則泰西邇日之情形正如犀燃燭照無所遁形即遇交涉之事胸中自具成竹此所謂通外情於內也商力兵力使臣才力雖互相表裏然有時亦不盡以勢力行事如夫索逸犯芝士爵而英必謂依其國例所交之犯毋許治以別罪惟美人不可謂例一國所須私也約兩國所立公也且立約在前而

須例在後何得以例歷約英卒不從兩國遂將和約刪除此不以兵力之一證也要之使臣固當熟諳和約詳稔公法審時度勢察機觀變以忠信篤敬上結主知泰西歷來使才均極一時之選今我朝事當剏始尤宜鄭重遴正人清流品採聲望慎名器毋使貲緣竿牘者逞游說而恣饕餮簡拔不精登用太雜收羅過廣升擢近濫恐有以褻國體之尊嚴而貽遠方之口實今我國人才彪蔚炳炳麟麟文章經濟足以華國而耀遠者詎乏其人將見後來宜上德而樹遠威必有班定遠傅介子其人者出焉引上國以自重輯強鄰以來歸必有隨何陸賈其人者出焉惟是維持使臣雖不盡在兵力而指授機宜則實繫於總理衙門故諸國部臣中以外部爲最重昔相俾思麥之總理外部也知俄人久存窺伺印度之

心於是貌與俄親以堅其兼併之志俄人遂唆土耳機兩教相爭而其亂以作知英未嘗須臾忘保印度也陰聳英廷購受蘇彝士河以壯其拒俄之懷於是英俄遂有不並立之勢而又授意國中日報屢言俄人在新疆闢路往印度以激英之怒及英相識其行間而嫌釁已構難以驟爲挽回矣若夫本國之事西國之情彼此皆宜速付郵筒以通消息故於親疎強弱之際所以待之者高下適宜輕重各當夫有使才而無兵力固不可有兵力而無使才亦不可法使邊尼德體輕寫約稿徒爲人紿見哂鄰邦貽誤本國至如英使意理葛一聞土王許俄兵來駐土京即行飛報國中請撥戰艦守俾嘉錫海謀於土臣廢去土王而俄遂失望此使才兵力俱極其能者也凡此西國使臣之近事我國使臣當耳聞而心識之

以擴其膽智練其幹材而後睦鄰修好盡其職保商禦侮著其長上有以副朝廷委任之隆下有以慰草野愛戴之切樹厥風聲恢乎罔外非宣尼所謂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歟嗚呼孰謂使才之難得哉

弢園文錄外編卷二終